

杨萍
● 著

胡适、鲁迅、王赓、郁达夫、潘赞化、沈从文、金岳霖、
陈西滢、翁瑞午、顾维钧……

十八位民国大男人的爱恋往事

人生這場盛宴

山東畫報出版社

杨萍 著

十八位民国大男人的爱恋往事

人生這場盛宴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这场盛宴/杨萍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474-1442-2

I. ①人… II. ①杨…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28631号

责任编辑 赵祥斌

特约编辑 张 斌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60毫米×230毫米

18印张 124幅图 14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传记文学 民国历史

那些跌宕的民国情事（代序）

1

作为生命场，动荡而散漫的民国属于“大时代”：一是体量和容积大，像个大客栈，虽简易粗陋，但它能收留各种精神、主义、信仰、叛逆事物和流浪人生的投宿，这与主人的胸怀和开业理想——制度容积有关，也与乱世机遇有关，威权殆，则江湖盛；二是自由度和活跃度高，它刚捣毁一个大东西——几千年帝制和规仪，而新秩序未夯实，盲区和空当多，天然机会大，仿佛一张白纸，它鼓励涂鸦，任各种笔墨恣肆飞舞，它激活生命能量，从生理到精神，都怂恿实验和出位。

整体上，民国人物身上有着一一种江湖气质和刺客精神，其灵魂里有一股酒意，自由与反抗，乃其主旨。尤其对腹有诗华的年轻男女来说，有两件事最让生命沸腾，甘愿为之煎熬、憔悴和献身。此两件事，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恋爱。其实，也是同一件事，恋爱也是革命，革命也是恋爱，双方的要义和内在的“质”都是自由，都是冒险与极致，都是浪漫与迷狂，都是让生命血脉贲张、汗流浹背的活儿。

看看他们的举止吧——

1924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上海《民国日报》同时刊出了三则启事：“沈剑龙与杨之华解除婚姻关系”“瞿秋白与杨之华确立恋爱关系”“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关系”。同日，瞿杨婚礼举行，另外一位男主角亲临祝贺。

这样的复杂关系和昭告方式，惊世骇俗。

他们要的就是惊世骇俗，不仅于风花雪月，于社会事业亦如此。他们都是时髦的革命派，是红色舞蹈家，是乌托邦信徒。他们的理想，坚定而自负，疾厉而绝对。

时间追溯至数月前——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美女兼才女的杨之华，与自己的老师瞿秋白互生爱慕，瞿老师刚刚丧偶，杨同学已作人妻人母，夫君沈剑龙乃浙江名绅沈玄庐之子。暑期，之华回萧山老家，秋白如影相随。是日，剑龙受邀来谈判。谁知，这对逻辑上的情敌，竟一见如故、惺惺相惜……而后，三人又移师沈家，诗酒酣畅，通宵长叙。终于，一款最新潮的“铁三角”铸成，便有了《民国日报》上的那一幕。

秋白的篆刻功夫了得，甚至临刑前也有敌营中人慕名求章。婚后，他对她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永不分离。”

九十年后，这场恋爱被拍成了一部唯美的偶像派电影：《秋之白华》。其中，男女主角被饰演得像舞场上的一对蝶伴，凌波微步，如梦如幻。爱情是酒，革命也是酒，都让人沉醉、晕眩、神情迷离……

是啊，革命，没伴侣怎么行呢？没有桃花何来春意？荆棘丛中，若无蜂蝶，沿途必然荒凉枯寂，磕绊出的一定是粗砺硬伤，难看极了。那样的路，无人愿走。

在郑超麟老人的回忆录里，我们可以领略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彭述之、罗亦农、诸有伦、李一纯、王若飞、颜昌颐、高君宇等政治青年的恋爱史，其炽热一点不亚于徐志摩、戴望舒、郁达夫、张爱玲、石评梅等文艺纯情派，那些眼花缭乱的情蕾绽放、枝蔓缠绕的人物关系，堪称瑰

丽和绚烂。这一点，多少出乎意料，我们习惯了他们雕塑般的庄严，早早认同了其事业和享乐无关。事实上，他们一点没忽略自己的性别，在血与火的间隙，他们和她们捉对嬉戏，一点没委屈自己的激情。他们有着完整的灵与肉，对二者的消费需求，同样旺盛。

革命和恋爱，这两样东西，确能拿来当饭吃、当命抵的，既安之若素、又轰轰烈烈，既是生命能量的相互转化，也是彼此的成全和抚慰。

当然，这都是苦差事。

他们恋得脸色苍白、遍体鳞伤，就像刚从战场撤下的士兵。爱情需要牺牲，正如革命需要牺牲。他们爱着爱着就病倒了，就被捕了，往往头一天还在热恋，第二天就上了刑场，变成了坟头。

贫苦子弟闹革命，是简陋意义上的造反，是为了吃饭和活命，是纯物理的，其投奔的也是革命实体，即政治书上的“土地革命”。知识青年则不然，他们是“苏菲娅”和“娜拉”的中国拥趸，他们扑向的是人生意义的革命，是精神和艺术向度的革命，乃那种叫“小布尔乔亚”或“罗曼蒂克”的物质分泌使然。

回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处处是“娜拉”们的身影，是“恋爱加革命”的青春模型，那些着火的情欲，像中了魔的飞蛾，四下突围，而撞上的多是“革命”：逃婚会撞上革命，私奔会撞上革命，失恋会撞上革命，苦恼、抑郁、孤独、叛逆、女权——最终多会被革命揽入怀中……你很难说清，是革命抵达爱情？还是爱情暗通革命？恋上一个人、恋上一种主义，献身一个人、献身一种主义，其情形、原理和轨迹皆酷似，皆需同样气质和基因的人去轰轰烈烈地完成。

2

情与欲，窖埋了几千年的酒，终于启坛了。

所以，拼了命地爱，马不停蹄地爱，分分秒秒地爱……这其中，女人比男人更敢爱，更果决，更裸真，更惊天动地。

且看一个被“革命和爱情”搞得神魂颠倒的女青年的故事，她叫蒋冰之。

1922年，蒋冰之携闺蜜王剑虹一起逃婚来沪，就读陈独秀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后经瞿秋白介绍入上海大学中文系旁听。此时，学生中流行改名，她就从随意翻开的词典中捡出了两个字：丁玲。

瞿秋白的情事上述已有交代，巧得很，丁玲也迷上了这位老师，但老师告诉她，自己要结婚了，女方竟是她视为手足的“难友”——王剑虹。这份打击可想而知，凄惶的她逃回老家舔伤去了。

很不幸，半年后，王剑虹染病去世，得的是和老公一样的肺结核。瞿秋白致信丁玲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但很快，他又被新爱点燃了。

瞿是燃烧型的人，和爱情一样，他的生命也燃烧得很快。十年后，这位被政治抛弃的长衫书生，像散步一样走上刑场，见一处草坪，凄然地说：“此地甚好。”死后，余下一叠饱受争议的稿纸——《多余的话》。

瞿秋白给了这位小妹一句点评：“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他说对了。

在爱的火焰前，丁玲就是飞蛾。

女友安葬后，惆怅的丁玲流落北平。在这儿，她的好友是青年作家沈从文和《京报》副刊编辑胡也频，并遭遇了后者的狂热追求。两人于1925年秋同居，对这位比自己小一岁的男人，丁玲后来说：“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用爱情做游戏……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不想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里的孩子们过了一阵。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落到实际上来，我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不算情书》）

清贫窘迫、时常断炊的日子里，丁玲做着各种光怪陆离的梦。某日，看了一部叫《空谷兰》的电影，她忽生当明星的念头，并给某大导演写了封心急火燎的信。很快，她跳上开往上海的火车，闯荡电影圈。可惜，这个圈的复杂和浑浊，远非她能承受，怀着一腔悲愤，她折回北平，一口气

献出了处女作《梦珂》，这是一个少女想当明星却受骗的故事。

“梦珂”，源自瞿秋白对王剑虹的爱称，法文意为“我的心”。

一鸣惊人，她成了新锐女作家丁玲。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两人想赴日留学，找了个日语老师冯雪峰。冯相貌平平，但睿智成熟，尤其他指点江山的激情，在丁玲心里刮起了风暴。这场风暴，一生都未落定。

冯到上海，丁也到上海，胡也到上海。期间，三人共栖西子湖畔，度过了一段友情蜜月。

他们的关系，在友谊、同志、爱情之间飘烁。

她不歇的爱，在恍惚、冷藏、爆发之间流浪。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柔石、殷夫、白莽、李伟森、冯铿在上海龙华司令部罹难，史称“左联五烈士”。

喋血事件后，丁玲正式将生命与政治维系在一起，她成了中共党员，做了“左联”党团书记，当了机关刊物《北斗》主编。

之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有一个叫冯达的做翻译，这是个有着女人柔情的男人。于是，丁玲与他同居了。1933年5月，丁玲被当局拘捕，而冯达有“叛徒”嫌疑。至此，她气喘吁吁的短跑状的情恋生涯结束了。

1942年，陕北延安，丁玲与小自己十三岁的陈明结合，这是她人生最后的伴侣，他温暖了她四十四年，一多半光阴在批斗、流放、牢狱中度过。

许多年后，丁玲这样概括自己的情史：“我最感谢的是陈明，最纪念的是也频，最怀念的是雪峰。”

“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的生活幻想放在这里过……”

“我尤其当有着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树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栏上从叶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远很远，一种完全空的境界，那里只有你的幻影，‘唉，怎么得再来个会晤呢？我要见他，只要一分钟就够了。’”

这些滚烫的话，都只说与一个人，冯雪峰。

有学者赞叹这些絮叨：“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她遍历那哀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在两性关系上，虽然不够严肃，可是在爱情上却十分认真和炽烈。”（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

这些信，后来被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

迎接丁玲的，是对方近乎拒绝的理性。此时，他已有妻室。但理性不是冷淡，他和她的情谊，绵延了一生。1957年，两人的命运，又由一项罪名牢牢维系在一起：“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

1986年2月7日，大年初一，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最后一个春节。清晨，窗外响起一连串的鞭炮声，连日闭目的她，突然睁开眼：“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这是怎样的刻骨铭心。

不只是丁玲，民国红粉中，还有陈衡哲、庐隐、萧红、冯沅君、陆小曼、凌叔华、王映霞、陶琴熏、毛彦文、蒋碧微、梁白波、唐瑛、周璇……

她们真敢爱啊，爱得纯粹、辛苦。

她们像疯了一样活着。她们是一种花，只开在民国。

站在21世纪的山峦上，回首民国那片沸腾的爱情雨林，实难确认，在人性、情欲、苦乐上，在生命原矿和真相上，我们比之占有得更深广，体悟得更透彻。我们拥有时间的制高点，却不曾有生命的制高点。

看着他们年迈的照片，看着他们庄肃平静、德高望重的模样，我们很难相信，许多年前，他们竟有另一种状态，一种迷离的发烧状态，眼神饥渴，身体发烫……那惊讶，就像看见一个食草动物竟然也吃肉，就像发现了父母早年的情书，甚至有写给陌生者的。

原来如此。原来他们曾活得那么野，那么放肆，他们曾心跳得那么快，像诗、像兽、像醉汉。他们的隐私曾那么多，那么美，那么惊心动魄，甚至夹含粗秽和贪婪……他们追慕时尚、创造时尚，直至自身成为时尚。

然而这一切，都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结束。他们的旗帜，被收走了，

包括西服、雪茄、旗袍、口红、高跟鞋，都将尘封至死。他们突然不哭了，不闹了，不疯了，不痴不癫了，他们突然安静下来……他们缴械，向自己的生命告别。此后，他们将换成另外一个人，一个此前永远想不到的人。

这记转身，被一个人比喻成“时间开始了”（胡风诗歌）。当然，不久他们即明白，这不是开始，而是结束。

3

那年头，显然对男人的欲望更偏袒一些。

仅婚史，胡兰成就有5次，陈独秀4次，顾维钧4次，叶浅予4次，郭沫若3次，郁达夫3次，徐悲鸿3次，张恨水3次，梅兰芳3次……而革命志士兼国学大师黄侃，据说娶过9位女子。

他们脚踩两只船，一是老社会、一是新国家，一是旧俗、一是新潮，并从两条船上都偷得了好处。“民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也许是新旧更迭、中西碰撞的当口，陈世美或‘小三’并非令人不齿的角色，那时代的人反而显得开放与包容。五四时代的作家将爱情视作突破口，因用爱情之名向旧时代挑战，按照苏雪林的说法，‘五四后，男学生都想交结一个女朋友，哪怕那个男生家中已有妻儿，也非交一个女朋友不可。贞操既然是一个封建的东西，应该打倒，男女同学之间随意乱来，班上女学生，多大肚罗汉现身，也无人以为耻。’他们的‘情’是从身体里爆发出来的白热化的冲动。”（见本书第73—74页）

他们既坦然享受旧时代的“男权”，又火热拥抱新时代的“女权”。他们从“原配”身上索取旧式女子的义务和忠贞，有意无意消费着“三从四德”，又在新女性这儿领受红颜知己的蜜饯，申请开放与自由带来的犒赏，此可谓跨时代的双福利。从胡适、郭沫若、郁达夫、胡兰成、梅兰芳到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李宗仁，莫不如此。

而且，新旧女性似乎都对之宽容有加，甚少苛责。所以，很多男人都被那个时代宠坏了，他们不断地迎娶新人，甚至在不辞旧的情况下迎新。

有人折腾,就得有禁得住折腾的人,就得有像碉堡一样抗得住炸药的人,若此,那折腾才不会变成彻底的破坏性能量,那些肇事者的人生质量才得以保全,才能降低消耗,不至于元气大伤。

没有张幼仪的理智和大度,徐志摩的诗意人生也不会如此酣畅。纵观诗人一生,最让人羡慕的,并非他如何浪漫,而在于他遇到的每个女性,都如此优秀。这家伙运气太好。

没有江冬秀这个贤惠的旧女子,胡适的新锐人生是否还能根深叶茂?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说:“他那‘较好的一半’是死心塌地的‘相夫教子’,为他而生存,为他而服务;使他在学问上、事业上,横冲直撞,而无后顾之忧!我就不相信胡适之先生一辈子伟大的成就,与他这个幸福的、无后顾之忧的家庭生活,毫无关系!”

面对男人的任性、挥霍和撒娇,她们显示了一种母仪的力量,一种宽阔的温情。

这不仅仅是忍让与牺牲,还有美德。她们哺乳了自己的男人。

她们显得“传统”“保守”,却不是时代的对立面,相反,她们成全了时代的弄潮儿,成全了枕边人的某些“特质”,保障了他们生命的活跃,并以此帮助了自己的时代。在那些彩虹般绚烂的才子佳人戏里,她们是沉默者的大多数。

反之亦然,女子的“折腾”,那些激情飞舞的簌簌红粉,也需要一种稳重的男性平台来承接和收纳,那些情迷意乱的缤纷冲动,也需要一种宽厚的胸怀来成全和缓冲。于是,一种男人类型出现了,他们和她们,庄重和妖娆,组合出了另一种人生景观。

近读杨萍女士写的这本《人生这场盛宴》,也许缘于性别立场,作者特意从那些显赫情事中录取了一组特有范儿的男人,即在情场大挫败大纠结面前仍不减情义的“好男人”,较之徐志摩、郭沫若、胡兰成这等性急而薄情者,他们有一种别样的“稳”和“厚”,和大环境相比,堪称另类。

比如王赓,毕业于清华,曾留洋美国,与后来的二战名帅艾森豪威尔同窗,虽披戎装,但性情温谦、为人敦厚,在陆小曼与徐志摩的那场世纪

浪漫中，在整部剧情里，他太安静、太淡定，乃至在后世记忆中，他的戏份几乎被挤掉了。

但他成全了自己的女人，和所有人的尊严。

这位武人，内心是个绅士，是个君子。

他爱一个女人，却送别了她。和张幼仪一样，他的举动，部分抵御了世人对肇事者的不良评价，给对方的浪漫增添了正当性与合法性。

他是一个浪漫故事的最大养护者。遗憾的是，它始终被说成别人的浪漫故事。

记忆，竟如此浮躁、势利。

再如陈西滢，这位大学者给后人印象不佳，是因被鲁迅那支笔狠狠骂过，而事端是他受不了心上人被对方奚落。他爱的人，也是当时人见人爱的人——才女凌叔华。

没错，因为爱，所以包容。陈西滢并不懦弱，否则，即不会有和鲁迅那场交恶。

这也是个大男人。

和陆小曼一样，凌叔华也遇上了生命好搭档。

以上诸公，虽外表文武，但内里相似，都是心地特别厚实的男人，身上都有一股定力和静气，都受过良好教育，克制、内敛、理性、自律、温谦……兼备中国传统的君子基因和西方的绅士气度——中西合璧，这也是民国特有的生命类型。在一个故事中，他们选择了割让和牺牲，从而把冲突降到了最小，他们用自己的优点弥补了对方的弱点，他们成全了别人，也完善了自己。同时，也保佑了这个故事在形象上的美感。

纵观民国知识分子的情爱生活，其主流和时尚是浪漫、放纵的，是激烈、喧哗和斑斓的，这与大时代释放的生命活力有关。尽管如此，它仍需要一种“镇定”来平衡，需要一种“庄重”和“老派”来辅佐，俨然压舱底的那块石头，使之不致在风浪中翻覆或太颠簸……正因有此，民国那些才子佳人的狂欢，才有了足够的诗意和暖色，才有了被审美的底气和依据。

借今话说，才有了“正能量”。

民国之阔大，是由“容”和“量”决定的。

民国之活力，是由多元的人和人生成就的。

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感谢那个时代，感谢他们一起导演的那个时代。

离开了此地，那些浪漫、才情、狂想、欲望，不成活。

王开岭

2015年5月3日，北京。

目 录

那些跌宕的民国情事（代序）……1

鲁迅：他的十三年，她的一辈子……1

陈西滢：傲慢与理智背后有深情……19

胡适：我始终在你的半径里……33

张学良：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49

王赓：不愿被提起，不应被忘记……65

翁瑞午：第三种爱情……77

潘赞化：我希望你是一个自由的人……91

郁达夫：映霞，映霞，我…… ……105

陈寅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121

吴宓：娶了谁都不会幸福……135

蒋百里：我憎恨你的国家，可是我深爱你！……149

金岳霖：人生不止林徽因……161

徐悲鸿：遇见豆蔻年华的她们……	173
戴望舒：以死相抵的爱，终究是靠不住的……	191
叶浅予：四任妻子，三任是名女人……	207
沈从文：另有两段情……	223
张灵甫：我是你一生的沧海……	237
顾维钧：人生这场盛宴……	251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盛宴（代后记）……	269

鲁迅

他的十三年，她的一辈子



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想去寻她人拥挤，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壶卢（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胡（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鲁迅《我的失恋》